撫官去處方差京官先提緊關人犯勘問若御史果有受
賍等項重情就被参提解京問如無重情止是公錯小
事候本官督回復
命之日照從該衙門参提奏問若官吏軍人民等原問罪名允當別無
違枉却乃捏詞裝誣風憲者俱照正統十一年并成化三年奏奉
欽依內事理施行地方若有妖言不軌等事情着落各該巡按御史親
自体察是實設法擒拿輕則就便拿問重則奏
聞區處毋得妄拿平民出脫有罪若有假公营私不稱厥職者仍
聽本院查劾奏
請黜罷如此則風紀克振奸貪知警矣緣係事例又奏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軍民人等添捏奏告詞訟中間果有事干法体不
可止者亦少具奏方許施行例
成化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都察院掌院事太子太保兵部尚
兼左都御史王　等題為尊長強其幼女糾合賊盜等事
山西道呈刑科抄出金吾左衛左所帶俸鎮撫已故屠斌妻
屠氏奏於永樂年間臣　父屠斌為因無子將臣　姐屠妙
圓贅到順天府東安縣民張福廣次男改名屠宗順為
過房戶養老不歸宗婿是父屠斌存日將所遺家財銀
兩器皿產業一分預寫遺書命臣收照去後分管比臣年
小尽與屠宗順掌管正統八年臣　父病故正統十一年有母
宋氏將臣　嫁與本衛指揮盧瑺為妻後姐屠妙圓病
故臣母宋氏亦於成化五年病故臣要分家財有屠宗順
奸許你且待出你母喪了畢明白分撥臣　因母死痛切是柩

在堂與思後被不與要行告理兇托憐親劉剛陪話思
歌今思屠宗順年老遺下家財被伊姪孫錦衣衛帶俸指
揮僉事張敬倚恃官勢霸占節去理說反被欺罵叫說待
我祖父爺命終那箇敢來說爭務要拆肐膊腿脚是臣訴
說你如何敢藏屠家宗枝當被張敬愈加逞兇暴怒
指名罵臣老狗骨頭等語及百般毀辱臣父母織言成化十
四年七月內被張敬故將馬一匹牧放在父母墳塋糞尿作踐
臣見痛切不必又與理說復被惡罵要打見有看墳人林
氏知見累次被害不過思得張敬官居貴重世享厚
祿正當奉分守道法竭忠補報
朝廷豈期毀罵尊長強娶奸占樂婦糾合強賊借分欺公玩法無所不為
成化四年張敬豪橫放肆恣意將故已親叔張永肐膊打折
未曾事露以此得志本年十月二十日張敬君伊母喪因貪
美色用銀二百兩強娶幼女張保祥來家姦宿又於成化
五年二月內使銀三百兩娶到四院樂婦花四兒在家為妾俱
屬違法有屠宗順將銀二百七十兩付與伊父張永收買小麥不
料張敬窺知恨怨不捨置辦酒食賄央張盛糾合強賊潛住
沙窩材將張永邀截殺傷身前項收麥銀兩盡行打劫
各入己後捉獲張盛等恐恐怕攀出曾情有張敬警
惧用銀買求各賊挾同出脫張盛其餘強犯典刑有張
敬發警每年與張盛供給衣食不着有缺今年八月却
又捉住敬案強賊呂政免在刑部廣西司問理監候恐
呂政招出前情張敬又用銀兩買通不語前後用銀數
目供是張敬心腹人何備全知見証等因具本該通政使
用官奏奏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道案該先有屠氏奏稱張敬

強奪幼女買娶樂婦等情俱係不干己事已經照例立案
不行今屠氏又將前情及添稱故父屠斌存日將家産業一分
預爲遺書與臣收照分管今被張敬霸占不與等情
奏來奏得先該本院等衙門會官議奏今後軍民人
等一應奏告詞訟許赴通政使司并該科從出參詳除謀議
機密重情無主人命係官錢糧爲造寶鈔私鑄銅錢
若干己事情外中間看出革前并不干己事及審出添
捏等項虛情例不該奏者就於本後明白批出參送該司
毋加詳審照例立案不行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具呈到案看得屠氏節奏張敬強奪幼女買求樂
婦等情俱係不干己事具稱伊故父將家財産業一分預
爲遺書投照分管一節先次奏詞內原無開具因見本道
立案不行方纔開奏恐是添捏況本婦出嫁三十餘年
與屠宗順判無相干原其本心不過圖謀財産却乃故違禁
例煩瀆
聖聽合當問罪但中間奏有強盜口口政見首張敬買免賊情在於刑部
該司未委虛的除令該道將本婦所奏不干己事并添捏事
情立案不行送去刑部該司從重查問外臣等切見近來軍
人民等奏告詞訟似此甚多法司原問官員或因事有嫌疑
慮恐撫拾辛告往往亦各准行致以聞風效尤獄詞煩多
深是未便欲在行通政使司及六科今後軍民人等奏告詞
訟俱要照依舊例從公參詳若有革前并不干己事及添捏
虛情務要明白參出批送問刑衙門毋加詳審照例立案不
行其原問官員並不許迴避嫌疑朦朧准行中間果有干治
体法不可止者亦必具奏方許施行俱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